

點評集

文：梁偉詩

愛將我們撕開——《後代》

鄧樹榮《後代》散場時，在觀眾席上遇見多時未見的舊識，朋友被《後代》感動得淚流滿面，還羞赧地說：「我最唔得唔家庭嘢，一講親情我就忍唔住感動到喊啦！」

鄧樹榮《後代》把故事背景設置在新加坡，除了跟從原著小說故事的發生所在之外，另一方面，相信鄧樹榮亦考慮到「華僑最緊守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質，把新加坡視為九十年代社會中「傳宗接代」與「同性戀性取向」矛盾激化的大佈景。

鄧樹榮《後代》從一場場便安排居家的林母，如同所有不討好的年邁母親形象，嘮嘮叨叨說小兒子老是不結婚，又要搶着給還沒影兒的男孩取名。

有趣的是，鄧樹榮《後代》在「講述」和「表演」一個「家庭倫理劇」之時，在該劇的前中後段，分別採取了迥然不同的「說故事」策略。

這種「說書」的敘事手法，是《泰特斯2.0》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表演形式之一。除了脫出傳統戲劇表演方式，亦營造出一層疏離效果，令觀眾可以排除一切雜音。

末段，鄧樹榮《後代》採取「播放黑白電影」的策略再接再厲「講故事」。首先安排了身穿便服的林氏母女分別坐在廳中的三個方向。

鄧樹榮《後代》「黑白電影」其實是一種插敘形式，把平日母女都不宜之於口的種種前因後果大書特書，產生「大爆發」的戲劇效果。

撇開《後代》前中後三種表演形式的得失不談，鄧樹榮《後代》令我特別感興趣的，其實是男同性戀者阿海根本從未出場。

這樣看來，我倒以為《後代》結局的黑色幽默確為神來之筆，「愛」（母愛、親情）將我們撕開，也將阿海撕開——阿海把自己的精子留給家庭，三母女大可「自行配種」了——這不也正是城中富豪「未婚生子」的驚世抉擇嗎？！

活動推介

葉詠詩聯手莫華倫一起「為音樂高歌」

著名男高音莫華倫與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葉詠詩兩位星級大師歷史性地同台演出，聯同香港小交響樂團及特別嘉賓維維勒 (Sabina Cvilik) 將於《為音樂高歌》音樂會中演繹多首歌劇中的著名詠嘆調和二重唱。

時間：1月28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票價：\$380, \$280, \$180, \$120
查詢：28363336/info@hksinfonietta.org

八百比丘尼 手塚漫畫 活現舞台

最近，筆者「瘋狂惡補」手塚治虫的經典漫畫《怪醫秦博士》。向來不喜歡短篇故事的我居然對它欲罷不能，原因大概是裡面的每個小故事都溫暖人心，讓人深覺作者對人間的寬容與憐憫。

《火之鳥》大概也是這樣的作品，讓你盡了人間的醜惡與殘酷，才懂得向往善良與美好。

Pop Theatre最近要將《火之鳥》中《八百比丘尼》的小故事搬上舞台，在我看來，是誠意拳拳又難度高高的挑戰，且看編導陳永泉怎麼令手塚在劇場中活過來。



《八》劇的舞台設計模型。

逼觀眾在戲院中參禪

把漫畫作品搬上舞台，布景設計怎麼處理也很令人好奇。2004年的《火之鳥》和今年的《八百比丘尼》舞台設計都由曾文通操刀，他這樣比較這兩個作品：

「2004年中英劇團的《火之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以木條子圍成的舞台空間形成一個祭祀式舞台，顏色與質感都回歸原始。舞台中央以一木柱從地面一直伸到劇場的頂端，把天和地連接，在整個戲中象徵時間，所謂立竿見影，隨著光影變化和移動，見證着時間的流逝。」

「至於這次《八百比丘尼》的舞台富有東方味道，以原色圓形木板斜台和竹子構成主

演區。這次設計強調原著中的日本元素，希望以舞台造型，把觀眾帶回當時的時空。『枯山水』是整個戲的象徵，它是日本寺廟內的景觀，枯山水的沙和石把自然界的定律置於其中，日本僧侶以它來作靜心。這次的舞台空間就以枯山水把主演區和觀眾席分隔。觀眾必須透過『靜止』的枯山水才能看到舞台『流動』的演出。它是整個舞台設計的核心，給觀眾空間去意會演出以外的意境。」

陳永泉也覺得「枯山水」是這次舞台的點睛之筆。「我想逼觀眾去看那枯山水，戲裡的左近介在寺中經歷自我的轉變時也會注視着枯山水。」

左近介越過「枯山水」才出得了荒島，就好像跨過了自已的執念；台下的觀眾又如何？

八百比丘尼

時間：1月14至15日 晚上8時
1月16日 下午3時
票價：\$180, \$120
查詢：2268 7325 (康文署)
9359 9003 (Pop Theatre)

游·藝·園

六里莊的青年們還能改變世界嗎

六里莊是北京的一個地名，和圓明園、五道口、藍靛廠、唐家嶺等地名一樣，它們因為聚集文藝青年和「北漂」而得名。初入北京的外地人，會對他們長期逗留的某個處所有獨鍾，他們通過口頭傳播、文藝作品傳播和媒體傳播等多種形式，強調自己與這個地名的聯繫。

「麻雀瓦舍」是北京新興的一處文藝演出場所，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寓意。冬天的「麻雀瓦舍」很容易讓文藝青年們產生親切的熟悉感，停留在鄉鎮級水平的洗手間以及由工廠廠房改裝的舞台所特有的空曠與冷意，需要充足的青春的溫度才能抵禦。

戲裡的角色對於六里莊的記憶是相同的，他們來到六里莊都是在寒冷的冬天，天上飄着毛茸茸的大雪，或許只有這樣的環境，才符合他們是「人生失敗者」的身份。一個自欺欺人過上「夢幻無痛」生活的說書人，一個失去愛情的浪蕩子和他那條叫「老王」的

狗，一個迎合城市惡俗消費但卻屢遭厄運的生意人，一個自視為來自30億年前身份為草履蟲的妄想症患者，他們來到六里莊，卻不甘沉默無聞地生活，仍然嚷嚷着要改變世界。

六里莊的人們身上印着清晰的時代傷痕，「改變世界」這句話不少於20多次出現於戲裡，曾經的搖滾青年崔健唱過，「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蘇芮也曾唱過，「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個人在世界面前的渺小已成這個時代的常識，六里莊的人們要改變世界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和想像中，因為他們集體活在過去，活在那個只允許歌頌和讚美的大唐，而眾所周知歷史是無法被改變的，六里莊的人們對現實的不滿，也只能靠消解崇高、躲避鋒芒、近乎自虐式的方式來進行宣洩和排解。

《六里莊艷俗生活》是一部無法歸類的作品，雖然宣傳單上印着「相聲劇」的字樣。它是近年來網絡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Pop Theatre提供

《火之鳥》是日本漫畫大師手塚治虫臨終前的未完成作品，被漫畫迷們奉為經典中的經典。作品由12個發生在不同時空的故事組成，講述傳說中不死的火之鳥在一次次輪迴重生中，冷眼旁觀了人類的自私與貪婪。

「這個漫畫其實橫跨了20多年，由構思到出來，寫到手塚離開這個世界都還沒有寫完。這個故事是他事業上經歷一次低潮之後的產物。之前因為漫畫受歡迎，手塚曾經投資拍攝自己的漫畫故事，結果導致破產，更欠下巨債，要靠畫漫畫還債。我想，他在這個過程中看到社會的殘酷性，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不寬容與不理解。在他低潮的時候，他的作品都有些陰暗，比如說《AMV》裡的毒氣殺人等。《火之鳥》呢，可能是他過了這個低潮，悟到一些東西了，就像《佛陀》也是這樣的創作，我想他心目中都想導人向善。」

小故事 大意義

說起來，陳永泉與《火之鳥》很是有些緣分。2004年，中英劇團就曾邀請他執導一休編劇的《火之鳥》。當時的劇作，雖與漫畫同名，但其實是攫取了火之鳥這一形象與大概念，重新發展出一個原創故事。

《八百比丘尼》的故事改編自《火之鳥》的「異形篇」。故事講述一心想恢復女兒身的左近介，為了不讓八百比丘尼救活身患絕症的殘暴父親，在滄茫雨夜來到蓬萊寺刺殺八百比丘尼，卻沒想到自己就此受困其中。空間失序，時間逆轉，原來被她殺死的八百比丘尼竟然是……

陳永泉說，他自己就是手塚迷，小時候最喜歡看《怪醫秦博士》與《小飛俠》，直到因為創作原因去細讀《火之鳥》和《佛陀》，才發現手塚筆下故事的嚴謹，令改編者肅然起敬。「寫劇本的時候，第一稿我寫了23個分場，現在刪減到16場。手塚的故事很嚴謹，他的自傳中也說過，他畫漫畫前，是先寫文本/劇本，然後再加圖畫。我改編的時候，本來想加入自己想要表達的信息，卻發現整件事情會變得複雜，要兜一個大圈才能再回到原來的故事線中，反而顯得節外生枝和多餘。」

在原著的12個故事中，有了火之鳥的前後貫穿，才更能看到手塚對人類循環惡行及貪婪本性的思考。《八百比丘尼》只是其中一個小片段的截取，陳永泉為了突顯漫畫中的整體性，利用舞台上的投影，將現代人的暴力影像加入古裝的故事中，也將故事內容與現代人的生活拉近。

這次香港的改編，也頗得手塚代理人的看重，他更會專程飛到香港看演出，陳永泉直呼「壓力巨大」，不過也正好可以交流一番。

漫畫手法 演繹禪味

其實，早前看到《八百比丘尼》的宣傳單張，漫畫感十足的設計風格讓以為是上演手塚的動畫。走近睇到演出CAST，才驚覺是一舞台作品，當下有些失落之餘又疑雲叢生：《火之鳥》哦，手塚哦，怎麼在舞台上演出那種禪味又讓人不覺「硬銷」，不覺「突兀」？

這天在排練場中，看到兩位女演員正好上演蓬萊寺中的刺殺戲。一個是女扮男裝的將軍家少主，一個是相傳能治百病、已生存了800年的比丘尼，一來一去幾句詞滲透陣陣禪味，身體與空間的互動則勾畫出現場的緊張感。

「其實漫畫的主題是重，但它本身也有幽默性。裡面有一個場面，一個將軍被人包圍，有人叫人幫忙時居然說：『快去打電話』，這個是古裝戲來的包袱。又比如，戲後半截有些妖怪出來，但在漫畫中，這些妖怪中居然有一個是星球大戰中的黑武士。手塚有很多幽默的地方，他知道如果硬銷一些信息其實是不好玩的，要讓別人能夠抽身出來，不要太投入在故事中。電話和黑武士都是把觀眾拉到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在演繹的時候演員也要有很人性化的演繹，也有一些卡通化的演繹。」

卡通化？手塚的漫畫中，人物一驚慌，時常變成豬仔跳起，實在很想看陳永泉怎麼處理，才能好笑之餘又不破壞陣陣禪味。

文：韓浩月@北京



字寫作走到極致化之後的一個產品，每一段台詞都打磨得像一柄精緻閃亮的匕首，閃爍着語言的魅力和表達的智慧，全劇有着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巨大的信息量，讓人讚歎劇本創作者貫穿古今、精練吏事、擒縱自如的寫作能力。比語言藝術和舞台藝術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文本價值，它的文本是在畸形文化土壤中生長出的一朵奇葩，它把獨立於傳統之外的第二套語言體系已經搭建完畢，在這個語言體系裡，到處都是暗語，但誰又都能聽得明白。

《六里莊艷俗生活》注定是戲劇市場裡的少數派，它是曾經和現在生活在六里莊以及類似世界中的文藝青年們的福音，他們通過秘密電台、口口傳播的方式聚集，一起回到唐朝共話「秦時明月」。在孤獨淒冷的六里莊，他們用「耍流氓」來掩飾自己的純情面孔，用「醉生夢死」抵擋內心的千瘡百孔，而他們試圖改變的世界，車輪依然滾滾向前。